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九十二

明　劍南張　岱著

魏軒耿年石列傳

魏驥蕭山人以鄉貢士登永樂四年會試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學者諸生有夜讀者身攜茶粥往慰勵之滿九載考諸生楊洪等詣闕乞留復任三歲召修永樂大典以吏部尚書師逵薦為太常博士　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　先帝方授此官命從北征宣

德元年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踰年寔授驥為人好分別是非或面折人而當官無勤祗慎雖王振亦重之嘗遇振於途不避車贄振方怕而已居官舍弟携一蒼頭他日 上御便殿召問孰為侍郎魏驥驥前對 上問驥爾知罪否驥對曰臣竊祿久負罪甚多願 陛下明正臣罪 上曰此書生談勿言弟思近日曾得罪人否驥對曰日臣遇王振揖而過然臣思之不

為罪也　上曰然則曷不避之驥對曰臣忝六卿而避奄人臣不足惜柰朝廷何　上曰不畏根耶驥對曰臣畏朝廷耳　上悅使往南京考察所亂俸金臨行莫寄頃有里中同年子為刑曹郎便送付之不復識鑰郎請驥怫然曰何待先輩之薄也郎有揞從郎官如其數贋易之比歸召工鑿金金則贋驥歎息而已工私驥蒼頭曰向有某官舍人託我為贋金毋是耶蒼頭入告驥曰毋洩寧亡金可失驩巳郎出知郡

謁驥求教驥曰君為人練事治司空城旦盡精審何部足為第須簡勑舍中雖戚屬不可易忽郎居念驥言已郎舍中人稍稍露易金事郎大驚及入覲如數償驥驥駭不受曰金具在無易者八年以老辭調禮部特改南吏部九載入見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已已之變率諸司條陳討賊策譏內瑞麥白兎之祥悉却勿奏天旱命卹刑有男子綱呼冤法司以其年少欲緩之驥曰閱獄辭巨憝也天旱正為此何

得婦人仁者獄決而兩景泰元年至京引年請老大
學士陳循驥門人也詣驥曰請需之且以北冢宰虞
先生驥曰君為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何私我耶竟
致仕去秉小舫時阻於關津其子稍立伏舫頭曰
藉重此耶命去之居家二十年時首笠課田與傭畯
襍處嘗至郡城舫衛官舫官問之從人曰魏公也官
不審驥曰弟應之曰魏驥尚不審驥曰弟應之曰蕭
山魏驥不一字及官階年九十八卒先十日大星殞

其隣驥就枕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于完勿請營墳擾勞鄉里先是御史梁昉疏驥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特賜存問勅未至驥已卒有司業得請如例祭葬營墳之使來有老妾趣完曰忘父言耶完詣闕辭免　上曰老臣清儉身後尚爾特准辭蕭山知縣李翬為請謚〻曰文靖

軒輗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輗不好文章無賢愚拒避不與處而矜嚴苦約天下聞其名初督漕淮

上冬寒墮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也裹襆被而待
旦其濡衣尋轉行人司副陞監察御史正統元年與
御史十六人出清理軍政軏清修苦節嚴冷不苟人
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受薪俸而已妻執井爨所著
青衫盡補綴食菜羹三日一市肉肉毋過觔以約同
官有時割雞則人人駴異軒廉使今日割雞重客耶
出不避御史道一日道遇御史肅揖吉曰某以某事
過某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軏曰公憲臣也

當為國除奸貪不可数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返也悉會郡縣吏簡視其衣橐所至郡邑少有挨牒去者其奔丧皆以隔宿行〻李西麓而已為南御史拜表禮部子夜坐至撤燭禮成而出目屬於異諸公亦尊却不樂與行盡其以刑部尚書請老 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𧡟疾不可強與言及陛辭 上復問曰昔聞浙江有廉使行李西麓卿耶若有起色可重留𧡟伏謝 上賜金為道路費𧡟去 上復思𧡟召為

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亡幾即乞致仕不待報行至家方食時趣具浴〻畢問早暮六伸絶輗任職治官無大踰人而廉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與方然輗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詈人嘗飲同官所歸捫腹曰今日此中盡贓物也其為都御史廉益甚乃好人訐者其聲望不及按察時而李文達稱之曰軒公烏中孤鳳萬曆二十二年贈輗官予謚

耿九疇其先世從來鹿徙爭定之州歷金元有仕者明

初父絅為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甲辰進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正統元年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往理被推為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為令亡何丁內艱詣闕乞留者三千人奏情陞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謁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一雞時軒輗為浙江廉使劉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常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清不及使君

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戶部給鈔姓
名占二憤命法司逮治遣主事陳汝言往究汝言奏
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察誣得釋時
鹽運司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心守法不
畏強禦至是並逮　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亦力薦
之遂留為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餞而拊
之曰無嫌而驕思銘竟為良吏九疇在刑部屢出疑
獄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獨領部事祭

泰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鳳陽巡視招撫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宴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政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楊廬淮安滁和諸府州縣審錄大辟多所原宥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土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冗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入塞夫民春夏田而秋冬

塞何以邊將為請有民移者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惑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寔非反也悉減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用事文武大臣多出其門都御史缺亨吉祥有所薦 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賢對曰陛下得之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嘉奬甚至蒞任未幾遂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為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為江西右布政 上

終知九疇尋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為人召還之且以為禮部尚書既至憐其衰老使刑部南京初軒輗在刑部數月乞致仕　上亦悯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輗兩人操行海內共知　上亦冊召輗為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　上嗟歎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倚之於南而遽亡耶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温公之為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摧奸

以直給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屢遷贈謚清惠

年富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為年永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為　宣宗所知　英宗即位言國家可憂戎狄為甚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糜以官爵禄廩京師坐費國用養亂召危必在於此乞勅大臣考驗遣還故土慰彼遠思釋我內釁府軍前衛幼軍不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侍東宮今死亡殘疾仍於民間僉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

獲解深為民患乞勑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
內將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冐
為僧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子
於僧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為甚乞勑禮
部合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
還俗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
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
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飢饉官無見糧賑

濟間有大户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拯卹之方自今或遇災歉乞命為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給仍免富人雜役為息俟年豐償本皆下所部議行陞陝西右叅政薦都指揮馬驎李榮可當兵事為陝人上疏乞罷織駝毼之役皆得施行富峻厲敢為姦惡墨吏墨吏鬭風逃去人號閻王時三邊士馬衆盛供費浩繁民苦轉輸豪猾因緣為奸利廷推富總理邊儲富至酌遠近定徵科鉤考出入豪猾無所

為奸正統九年陞河南右布政使南陽陳州諸處流
聚飢民數十萬無以作賊富賑卹撫定之十四年轉
左土木之變邊境道阻朝廷委富督運吏民聞號令
冐險輸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
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
覈疎寬富痛革裁罷冐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
代府諸王子亦銜之襄垣王誣奏富十餘事竟不得
行富淩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贓者悉廷

杖之叅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鞫
下獄天順元年亨諷言官劾富致仕亨姪彪憾不已
誣奏逮京師　英宗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旣不寔放
歸亡何廷臣皆言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饑
旱連歲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
理前事如故四年戶部尚書缺李賢薦富諸內侍謂
賢曰　上不悅此人公毋再舉一日　上自問賢戶
部缺人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亞司國計遂召用之既當守制使奔喪

後入視事富簡言寡慾直已任政自以受知　主上

會計益勤當事益勇僚佐有不便者輒曰公等姑署

名吾受其利害間有欲行私者度不能得之富計且

行故言不可計且不行故言其可富輒因而及之而

僚佐喜富墮其計富與工部尚書石璞左都御史寇

深同時皆不繇科甲其不喜進士特甚嘗有三主事

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吒其劣者曰爾進士為

此丈耶時吏部尚書王翺老　上屬意富八年陝西用兵督餉非人軍與屢乏富薦楊璿余子俊吏部疏論富侵官富上言薦人為國寔非有私及觸怒翺乞放臣歸　上素重富曰留之亡何疽發背卒　上聞震悼賜謚恭定

石璞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為御史宣德中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副使璞剛褊有治才所在著稱為按察時民聚婦及馬壻先婦婦

後失之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自誣棄屍前塘中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伶燕爾何得深怨出問因曰信乎因曰信速死公勝也數問皆然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神尚啓我夢夜夢神書一麥字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遽明械囚待刑有童子外闖捉而詰之道士之童子也璞曰師遣余來偵囚耶童子大驚鞫得實果二道士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斷鬼石陸山

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僚妻讌歸慍曰諸夫子亦為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綺米妻裾釵乃不稱使人懟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坐曰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溫飽妻子故丨夫人得坐席端彼以金珠綺米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決河平處州盜皆以命璞景泰初也先寇獨石命兼大理寺卿往總督宣大軍務忠勤善謀邊人慴伏進太子太保攺兵部尚書

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　英宗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飯顧甚貧為我召之既至青袍素帶以入　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叩頭謝臣孤忠無援　陛下無故召臣臣懼無狀故不敢服而見　陛下　上悅是時璞微瞶乃命以左都御史掌院於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歸無第宅假居官署其後卜築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卑闇殆不可處

買田百畝而已安陽人有為典史歸者璞過其家與
史張具甚盛璞問典史宦幾年矣曰未一考胡歸乎
曰惡民見訟璞曰令我聽爾訟爾得歸邪即拂衣去
石匱書曰魏丈靖五君子者以清介自持而致身通
要自銓衡法紀錢穀刑名別歷煩久而范苙薀藍辛
莫有以染之者譬猶薑桂入鹹酸甘苦百計調
劑揉𢷬之而辣味必出者蓋繇其性自孤行詎能變
易哉

明　會稽張岱著

廖莊章綸鍾同列傳

廖莊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考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飢得便宜行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其家人多不法莊抗疏論之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此政所以報公也尋陞南大理寺少卿景泰五年灾異下詔求直言莊上疏曰向者　上皇

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
鑾輿未復鹵仇未報為言　皇上之心即堯睦九族
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內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
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庶吉
士時伏覩　上皇踐祚之始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
部尚書郭璡為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
正旦冬至令群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

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近在南內伏望
皇上篤親親之誼一如疇昔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亦得時常
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
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人不特
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 上皇諸子 皇
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史以待 皇嗣
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下有公天下之心蓋

天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 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心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应謂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以內艱來京闕給勘合既朝見 帝大怒即陛前杖之八十謫定羌驛丞時章綸鍾同亦以請立沂王繫錦衣獄至是

封六𣁽選六年就獄并杖之同竟死　英宗復辟召

莊還為大理寺左少卿再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成化

元年言官劾莊：請老　上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

刑部尚書謚恭敏莊卒後繫房債殮費時過不能售

鄉舊仕朝者裒而佐之乃得歸丧

章綸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綸自少嗜學截竹繼

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方有室授南京禮部

主事景泰初為儀制郎中綸質直坦易以己任天下

自歸慙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又復萬餘言不避忌諱
懷獻太子卒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禮部尚
胡濙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綸聞發憤即具疏陳修
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邦家終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天子所以德
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漢高五
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

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寢或五帳更處或花萼同樓
是天子之友也臣惟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是天下之父也與　陛下合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
陛下身受冊封是　上皇臣子也　上皇國庭遠書
傳位是以天下受　陛下也　陛下遂尊為　太上
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　陛下與天
下至願至望也　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闈中
外矣　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為皇后固謂母以子貴

不意世子則㷀逝矣臣竊覩北極五星明大則吉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　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倫也臣望　陛下退朝之暇尊奉　上聖皇太后太后兩宮修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羣臣朝見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虛復正　汪后之位推念　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沂王為太子則親愛全備堯舜可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出震繼離不期而毓矣　上見疏大怒時已

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竄治慘酷瀕死幸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竊之一年適廖莊自南京來帝怒其常請復儲陛杖之八十并封梃至獄杖同綸如莊數同死杖下莊得遠謫綸錮禁獄中越二年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得內臣有能舉其辭者輒歎曰好臣子為朕家事受

苦毒即日拜禮部右侍郎綸繫獄久因有足疾忠國
公石亨招公卿飲綸不往短綸　上前改南京吏部
憲宗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綸上疏曰山陵尚新
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寔未安釋服除在前代雖有
常制頃諒陰婚娶於今日不忍隨宜乞勅禮部來春
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勅綸會南
臺高明考察綸欲盡去諸不職者明不可綸獨疏上
南諸司構綸激言官怒並誣劾綸　上特遣侍郎葉

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綸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年請老卒　孝宗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官其子立為鴻臚主簿成化初謝鐸修英宗寔錄撿綸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綸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為大不書此矣書盡請上增入錄中竟不從

鍾同吉安永豐人少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

不登第死不入此祠丈夫乎哉既舉進士授御史當景帝易儲廢太子為沂王同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入朝待漏見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曰 上不復立沂王吾以死諍之遂上疏疏列十餘條其一專論沂王語多切直 帝方求直言未有以罪也會章綸疏繼上 帝大怒日暝門隙出旨即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辭連同即逮同苛拷迫令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

刑又不服是日大風雨黃砂日燭地皆黃踰年　帝
陞杖廖莊後即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年三十有二
骸掩圜土莫敢收瘞　英宗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
可貴金石贈大理寺左寺丞謚恭愍祀忠節祠官其
子啓咸寧知縣　憲宗即位又憐同忠愛悿褐給同
妻羅氏月米復官其仲子越通政司知事啓上疏請
同遺骸得出圜土歸瘞時同殁久矣血漬臂間洗出
倍鮮好歸瘞浪田之陽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

同斃韁曰吾不畏死尒則奚懼後三日馬死廐中既歸瑩鳥鵲巢宰木產白雛者四人以為精誠所感名其地曰忠義鄉同在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奸人黃竑進說易儲本為脫死計公國家柱石乃戀宮容之賞而畧不思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ゝ曰書生昧朝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浩然常熟人

石匱書曰　景帝有子而易沂王情也勢也　景帝無子寧取他藩子而必易沂王則不可解矣鍾同死杖下莊與綸亦幾庚死爲楊集之上書于謙其爲謙也大矣惜王文之有以持之也一念曰循而殺身之禍踵至可不慎哉

石匱書卷第九十四

明 劔南張 岱著

王李侯羅程列傳

王翺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進士 成祖定都北京欲得北士爲重而闢榜北士每後翺兩試皆高等 上喜召見賜之食改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詿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以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僉都御史鎮守江西

移鎮松潘靖商巴之亂正統七年虜寇遼東軍帥不力戰勅翺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捕虜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翺不可遂以命之明年蠻平召還其年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保加吏部尚書翺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寛論事質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番酋有來降者翺出所賜金幣

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　上所陛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恍盡邀他部落来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翺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搶地自伏請令願死於是莫不盡力巳出行邊髙墻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凡詞訟無論輕重悉聽入贖雖至殺人亦許之曰償死罪無益死者家而財或足濟其用其他雜罪許其入贖足根邊夫

且夫邊民固不可以法壹也以死救生未為不可也翱前後貯金銀布帛穀粟物畜以數十萬邊計大充士皆騰飽樂戰遂出塞破虜屢有功齒賞狎至下令堅壁伺息擊之皆遁去近邊建州毛憐者海西諸夷來款去防老少男婦靡不感畏召還時建酋李滿住等上番書詣闕乞留及其總督兩廣威望已著蠻夷聞翱來皆恐謝曰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今當安之耳引其酋長犒以金帛酒食推誠撫諭歸順甚多為吏

部尚書黜陟精嚴關節不到有一女嫁賈傑〻官畿
内翺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恚不遣曰翁方長銓援
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毋何待迎耶女言
翺妻翺妻為翺置酒長跪翺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
出宿朝房卒不調傑生平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
焦禮范信欣九疇軒輗年富李秉程信皆適世用馬
昂崔恭列位六卿翺直名呼之　英宗復辟李賢坐
事黜補外仕翺力言賢才得復留内閣益見倚任

上進退大臣時〻召翱便殿面質可否呼翱老王而
不名天順間曹欽反夜執李賢傷其首血流被面賢
奔翱所求救賊并執翱〻厲聲曰朝廷何負汝〻反
耶殺他人寧殺我賊謝曰豈敢殺長者遂上馬去賢
乃得免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有八上老翱難
其代也　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參仲孫以廕補國
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毋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
珠数顆直可千金翱固辭不得則綴珠衣領間居数

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詔營葬於塩山有司承媚
多列屋若干翺曰非詔旨也悉析去成化三年疾甚
乞告方與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
肅翺為吏部繼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
時內閣南人合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
紛然詆南黨內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恭亦數月
去繼者姚夔夔五年為吏部北人為之語曰斬卻姚
夔頭去祭姚夔墓

李秉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兇豪為豪誣搆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為經歷以備賢首領丁艱服除改戶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鹵累寇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兩市牛山東河南給俵播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兵楊能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別用言

官連章言秉劾楊能未辯曲直遽以抵換之口改罷彈糾之任遂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官即勘秉視事如故秉盡心邊政更得大體鹵牧近邊下廷議勦殺之秉言邊墻外故鹵牧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律功開釁不祥莫大焉鹵質我男婦求我與米朝議行秉每大口予一石小口與五斗鹵欲盡求一石秉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者四人秉復得巡

撫應天初秉在宣府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曰我豈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曰非爲李公奉詔書也至是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南丹時錦衣門達封識梏拲遣千户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謂鵬曰若於向日少貶李公能不少視我乎語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爲之脫梏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户封押甚嚴脫且罪秉曰在我鮮帶貽鵬瑄長跪爲千户請自

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以秉故學禮之人以此多秉
未幾召還以李賢薦復巡撫大同大同總兵自石彪
誣奏都御史年富以來聲勢恣橫秉行事勁正諸將
皆不便之會守備天城奉御例久病秉請代以長隨
副　上怒秉專擅下錦衣獄門達復擴秉舊事附會
成獄秉當贖徒罷為民天順六年復起南都御史成
化元年遼闕多事復巡撫宣大總督遼東時建州酋
董山累犯遼東秉主會其入海州秉分調諸將居險

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鳳凰山皆失期秉孤軍遇鹵山西南鹵據山阜我軍失勢指揮徐英敗奔秉斂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前衆軍一鼓而登遂破鹵明年還京鹵復至復命秉總督興武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為先鋒獲敗鹵衆副將逗留不前賊圍佐佐領親兵五千晨至酉皆戰死佐手馘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太牢祭佐墓奏陞佐子治副將軍遂入快馬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進擣七日

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斗酒加太
子少保而先是吏部尚書王翱卒廷推上 上命待
秉還更以聞至是轉吏部尚書是爲成化三年秉念
受簡知急於進賢推用奏擬如恐後時顧其爲人寬
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過當侍讀彭華
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群從彥實秉立黜之
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爲美官秉既不聽更使外補
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爲監生時久次

禄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貧甚則債為之階乃傚古身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録是內外猜怨秉初為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當得心頗不平而右侍郎尹旻常學於秉秉皆屈意下之有所商論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矣秉自是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且時時外露秉短給事中蕭彥莊險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槩同郡有連槩亦幾秉去代其位謂彥莊李公有二子治郡縣無

狀不自黙免乃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疏劾東下法司議　上以東負任使革職致仕當東被劾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挾卷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誣之李公若罪我輩須不試以贖之及見上薄責東少罷衆行官屬餞送有垂泣者東慷慨登車去時論高之東去彭時內不自安稱病不出侍讀尹直請於商輅急以崔恭補東缺以慰北人之心而恭遂為尚書居鄉與河州王竑並入望所屬竑高自

標峻而東謙和接物出入閭巷奕坐無忤鉉聞之曰不恭哉李執中堂堂大臣與市井小人游戲東曰所謂大臣者豈長為之立朝居鄉事固自異何至以官驕鄉秉心直道險易一節屢遭謗退角巾野服如長放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侍講陳音薦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竟留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侯璡澤州人舉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為行人使雲貴諸省定土帥之爭地者還副禮部侍郎章敞使交

阯抵關關門甚低隘先驅者為傴度之蓋夷欲逆折我故璡不可曰此中國謂狗竇夷出入當豈敢以辱使人請還交阯人為折關乃入使畢還兵部主事進郎中尋從靖遠伯討麓川多所裨畫賊攻大堠州璡往援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遂乘勝下石甸等十餘寨緣高黎貢山晝夜行與大軍合麓川平進禮部右侍郎出鎮雲南會再討麓川餘黨璡引兵緣干崖南襲思機發所居獲其妻子及輜重萬計遷左侍郎母

喪歸至促還鎮改兵部左侍郎思機發竄於孟養詔
索之趨與都督張軏分兵抵金沙江造舟渡奪賊寨
營爲賊驚鳥獸散窮追至孟濡海子計入境重而思
機發終不可得乃還亡何貴州凱苗叛攻圍新添諸
衛道梗食且盡趨自雲南選射士冠鋒自將馳至普
定射賊大破之趨貴州都督田禮來會克龍里甕城
羊腸楊老金溪諸苗於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圍悉
解乃與隆而下抵鎮遠皆平捷上還兵部尚書又進

克安莊西堡諸苗雨中瘴癘卒於師

羅亨信廣東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糧五十餘萬石調吏科右給事中適詿誤連坐謫交阯爲吏九載洪熙元年用張瑛薦起監察御史往通州察倉庫弊巡按真定等府清軍治鈔所至有聲譽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備邊正統元年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鹵

安與都督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阻撓不行亨信至
其營斥之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
兵為且汝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敵即上章劾
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　上為責貴斬敬以狥
自是將士股栗用命兵出輒獲迤西以寧先是父喪
請守制　上以邊務奪情至是得請歸塋往返皆賜
楷幣奉勅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
除害為久要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奏汰冗官省

虛費積邊儲禁私役請修各衛土城以絕鹵覘伺又言鹵也先專傒釁端圖為入寇至豫於北直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遂有土木之變十三年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為兵又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鹵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議是絕其衣食而傴其跳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是速之亂耳從之十四年

秋轉左副都御史會也先入寇所至州縣文武官皆遁人心洶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遁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且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老穉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景泰元年以年踰七十上章致仕會報官者喜寧偕虜詣城下議和寧遣驍將楊俊設計擒之虜患乃息

上賜璽書有為國除患之褒乞骸骨不俞所請是秋

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頓首　上見其着兜鍪處

顛髮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

程信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初釋褐楊文定見而奇

之與論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

之器也授吏科給事中已巳　英宗北征疏諫不聽

景帝即位劾兵將扈從失律者之罪薦起大理卿薛

瑄等數人也先犯京城信上五事有裨戰守詔即日

行之時都督孫鏜禦虜失利欲領餘軍入城信曰不可朝廷舉國兵而授之鏜今小失利趣之使戰則鏜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詔遂勿納鏜以死拒之虜引去 英宗居南宮天象示變信上中興固本十事及覆數千言懇請隆孝友之寔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遷山東右參政總餉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請監守盜倉糧石以上者罪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信鉤考之信曰使彼真盜雖

手殺之不恤今故為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立
取新斛碎之　英宗復辟進太僕寺卿時馬政久廢
三營大將石亨等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不便請以
馬隸兵部信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皇帝有旨馬
政不許入知今改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關
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
懼以為言　詔歸太僕進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守將
海寧伯董興聯姻曹氏信一切裁之以法己卯春朝

逮聞建州夷董山潛結朝鮮命信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偽以他事廉其境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院使制書還報信具以聞請乘其未發急遣使詰問可伐其謀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後為冠深所論調南京太僕寺少卿尋召為刑部侍郎取大明律析其條目為律學指掌一編隨以自益成化初起復兵部右侍郎丁亥貴

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菁之險破合江諸縣　上用
廷議拜信兵部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
貴番漢兵討之信至永寧分軍為四躬督一軍入金
鵝池而分四川軍繇戎縣貴州軍繇芒部雲南軍繇
普市入授以方畧期會大壩兵至李子關渡船鋪賊
恃險拒敵飛梭下礧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稍
却攀崖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
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雲南四川軍已攻其左右賊

敗連破二十餘寨賊走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寨共門閭守月餘賊死洞中更撲滅九姓土獠之附賊者都掌悉平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鋪以控諸蠻分裂都掌故地隷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州立長官司以轄屬夷師還進兼大理卿北虜竊據河套歲為西患大臣請興師十萬以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按勘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

道而揚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信曰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闗陝連歳受兵今此舉勝形未見而先自困非謀之善者也乃以二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信掌兩京兵及征伐俱有成績征川貴時詔便宜行事信自受賑至凱還不戮一人不爵一人同事者以為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假以便宜懼閫外事不集也今幸事集而又竊弄之非人臣所敢出信性嫉惡太甚每曰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

先別小人君子嘗慕宋張詠之為人誦詠之言曰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為真大夫語辛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稱

石匱書曰王忠肅以下五人俱以經濟大才剔歷中外彬著聲績其莫疇所謂有為有守者乎然非款款朴忠光明磊落者余無取焉彭惠安之贊忠肅也曰惟公淡然無欲不識姬姜而況芭苴莫我敢施古三不

感於公見之嗟乎無欲可以為王佐忠肅其勿可及也已

又曰書生不諳武事自是丈人適病余觀先朝碩輔一當倉卒無不知兵經畫掣然應手而集與後世之談虎色變望鶴先奔者不其逕庭甚哉嗟乎樽俎干戈試之輙效古之人與古之人也